

高尔基文集

第三卷

短篇小说

素描诗

1896.7--1897.1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1}{2}$ 插页 3

1982年7月北京第1版 198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4,000

书号 10019·3308

定价 1.50 元

目 次

独奏 (素描)	1
耍手腕 (素描)	13
一个犹太人的传说	21
梦	27
盟友 (小品文)	36
与世隔绝 (悲歌)	44
安家记	51
闲逸的生活	58
刮脸 (Quasi una fantasia)	67
美	77
诗人 (速写)	85
《水及其在自然界与人类生活中的意义》	95
爱的故事	104
哑巴 (巴什基里亚传说)	115
重逢 (速写)	119
时钟	129
邻居	135
休假日 (素描)	153
圣诞节的故事	173
一场恶梦 (圣诞节故事)	184

关于埃莱娜·德·库尔西伯爵夫人的叙事诗

(诗中穿插各种箴言, 有些非常有趣).....	196
科诺瓦洛夫	204
鲍列斯	267
好闹事的人	274
万卡·马金	296
扎祖勃林纳	313
克里米亚速写	323
戈尔特瓦的集市.....	330
奥尔洛夫夫妇	345
沦落的人们	416

独 奏*

素 描

“萨科夫斯基！看在上帝的面，别吹得那么响！应该是‘最弱’！嘀一哒一哒……哒一嘀一哒一哒！特拉一哒一哒一哒！然后，声音完全弱下来……渐渐消失……被苏醒了森林那种轻柔而温存的喧嚣声所吞没……听懂了吗？”

“嗯，”独奏演员，一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留着小胡子的波兰人点了一下头，又忧郁地吹起了英国管。

正在排练《森林的苏醒》。这是舞厅管弦乐队的青年指挥沙尔科夫不久前创作的乐曲。沙尔科夫所在的公园剧场的老板异想天开，打算举办一次“规模宏大的”游园会来招待听众。沙尔科夫准备在这次游园会上演奏自己的《森林的苏醒》，他急着赶排这部新作，所以心情激动，焦躁。他抱着很大的期望，盼着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他心目中有一个“她”，目前他还没有引起她多大的注意，所以他希望以一个作曲家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并且征服她。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第一，她本人就令人垂涎三尺——一个二十五岁的寡妇，经常穿得很考究，性情活泼开朗，稍稍有点多疑，长着一双美丽明亮的眼睛，丰满的胸脯；第二，丈夫死后给她留下了大约五万卢布，外加一所房租可观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尼日戈罗德报》。译自《高尔基全集》第二卷。

石砌房子。

他早就追求她了，但很不顺手。现在，他认为，《森林的苏醒》一定会打动她的心。

“对，是这样，萨科夫斯基，是这样，甚至可以再弱一些……对！现在铃鼓跟在您的后头轻轻敲起来，象是刮起了一阵风，然后是小提琴……黑管……就这样！圆号！好极了！黑管……象一棵满身窟窿的老枯树沙沙作响……长笛象一群鸟儿在歌唱！高音笛……就这样！伊利科夫，现在您该加进来了……您，您的独奏怎样了？”

伊利科夫是个次中音号手，一个长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的长脸青年。他把铜号放到唇边，鼓起两腮，用沉厚、颤抖，仿佛从远方传来的声音幻梦般地轻轻吹出了优美的旋律。指挥舞动着指挥棒，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情听着他的演奏。最后一个音符颤抖一下，中断了。这时，指挥兴致勃勃地喊叫起来：

“我相信，您一定会出色地演奏这部作品的！……现在，先生们，请从头再来一遍……怎么样……”

伊利科夫说：

“巴维尔·鲍里索维奇，我可以走了吗？”

“您一定得走吗？”

“是的……我的声部由他来吹，”伊利科夫向身旁的乐师点了下头。

“对，这一段刚好他的声部休止……那好吧，您去吧……我可指望您啦。”

作曲家以一个指挥官的架势摆了一下手，允许伊利科夫离开。伊利科夫站起身来，若有所思，谦恭温雅，刚把帽子戴在头上，随手又摘了下来，忧心忡忡地环顾着自己的同事，站在原地

发楞。轻柔流畅的旋律好似在低声谈论着一件庄严而重大的事情，象一泻千里的波浪从他身边流过。指挥激动地用左手扯着小胡子，他正在指挥，他是那样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乐队，使人觉得他的两扇耳甲也因过于紧张而在颤动。他的脸上不时闪现出笑容。

伊利科夫望了望眼睛死盯着乐谱的同事们，擦了擦额头，双眉不安地挑动着。

“你能借给我三个卢布吗？”他对刚刚停下来的低音提琴手、高个子乌克兰人扬钦科说。

“给她买糖吃？”扬钦科笑了笑说。

伊利科夫点了点头。

“这我可不能借……只有傻瓜才给母山羊喂糖果，它有白菜叶就行了。”

伊利科夫叹了口气，双眉紧蹙，从正在进行排练的公园剧场的舞台上走了下来，身后传来了英国管忧伤的旋律。

半小时以后，伊利科夫坐在公园僻静的林荫道旁的长凳上，用一根芦苇在小路的沙地上描画着各式各样的图像，咬着小胡子，端详着芦苇的尖端如何在沙地上刻划着。有时，他用满含期待的目光顺着林荫小道望去。但是，小道上空无一人，凉爽，潮湿，树木一动不动地默默地站在那里。有的地方，透过树木的枝叶可以望得见天空，小鸟儿在茂密的暗绿色树丛中啾啾地叫着。剧场里时而传出乐曲的片段。街上传来了四轮马车低沉的嘎吱嘎吱的响声和钟声。这是晚祷的钟声，大约已经五点钟了。

伊利科夫颤抖了一下，飞快地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向迎面而来的姑娘走去。她身穿淡紫色连衣裙，手里拿着一把伞，大檐帽

娇媚地戴在后脑勺上，衬托着她那快活、绯红的小圆脸。她慢悠悠地走着，热情、爽朗地笑着。

“真准时呀，”当他走到她的身旁挽起她的手臂时，她说，“糖呢？又没有？”

“索涅奇卡^①！说实在的，我一个戈比也没有！”伊利科夫不好意思地哀求说，他挽着她的手臂朝他刚刚坐过的那条长凳跟前走去。

“你还说爱我呢！难道你一个卢布都借不到吗？”

“索尼娅，我向人借过了！”

“你给我住口……我才不信呢！”她撒娇地用伞把敲了一下他的肩膀。

“这是给你的教训，因为你听话，又不爱你的小姑娘……”

伊利科夫紧闭双唇，似乎在极力克制自己，尽量不把想要对她讲的话说出来。她同他并肩走着，哼着一支歌儿，从侧面望着他那苍白的面孔。

“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咱们到哪儿去呢？”

“在这儿坐坐吧，索尼娅……这儿很凉快，又没有人……我要跟你认真地谈一谈……”

“还是那么认真？你可真是个……认真的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说冷笑着。

“你当然知道……我还是想对你说那件事，索尼娅……怎么样，你决定了吗？”他满脸绯红，紧握着她的手。可是，她摇了摇头，坐到长凳上，在他身边……

“还没有吗？索尼娅，到底什么时候？你要知道，我简直再

^① 索涅奇卡、索尼娅是索菲娅的别称。

也等不下去了！我等得好苦啊，这么长时间我一直等着你答应我。而你……真怪……可你是爱我的，是吗？”

“当然罗！不过，亲爱的，急什么呀？咱们迟早会成为夫妻的。可现在下这个决心，我觉得太可怕了……一个月三十个卢布，怎么生活呀？”

她的面孔变得冷漠、严肃，目光也似乎更加尖刻……伊利科夫挪动了一下，坐得离她稍远一点，低下了头。

“人家二十卢布也照样过呀……”他低声说。

“那怎么过的呢？”

“比你现在过得好，”他低声说。

“那是为什么呢？”

她皱起眉头，把手从他的手中抽了回来……

“你要知道……别生气，咱们是好朋友，我把一切都照直告诉你，现在，人家都把你看成一个大问题的……姑娘……懂吗？你身边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鬼东西转来转去……那个当文书的哈尔拉莫夫……”

“那又怎么样？哈尔拉莫夫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快活，”她耸了耸肩膀，“亏你想得出……大有问题的……告诉你，要是别的姑娘，为这句话就会跟你一刀两断，准是这样！”

“索尼娅，亲爱的！难道我会那么想吗？”伊利科夫战战兢兢地小声说。“我听别人这么说，自己也顺口说出来了。我是想提醒你……”

“没什么可提醒的……我又不是小孩子，自己管得了自己……”她发火了，不断向一旁挪动，离他越来越远。他俯身对着她，紧握她的一只手，热切地说着。

“索涅奇卡，你别生气嘛！别着急……明天晚上我独奏……这部新曲子里的独奏难度很大，你知道吗？我一定要把它演奏好，然后，请求沙尔科夫给我加薪水……他会给的！他也象我一样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有钱的寡妇……明天对他来说，也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呀！”

“她是谁？啊？告诉我！”索尼娅凑近了他，眼中闪着好奇的光芒，向他那激动的面孔瞥了一眼。

“她吗？管她是谁呢！”他挥了一下手。

“瞧你，这样的小事你都不肯说，尽说些蠢话……”她又生气来。

“唉，问题难道在她身上吗？！”他绝望地高声说，“问题是要决定我的命运！告诉我，我亲爱的，告诉我，沙尔科夫要是给我四十卢布，你跟我结婚吗？索尼娅？喂，你说呀！”

她沉默了很久，暗自思忖着，嘴唇动来动去，象是在计算着什么。

“索尼娅！”他俯身对着她，神经质地紧握她的手，低声唤着。

“四十……”她若有所思地开了口，“这也许……够了。以后还会给你加薪吗？还是一辈子就拿四十卢布呢？”她探问道。

“还会给加的！”他急忙低声说，“我要是当了独奏演员……会给我五十卢布……甚至七十五个卢布……我要进一个上流乐队，我要把你打扮得象一个洋娃娃……我要象掌上明珠一样珍爱你……索涅奇卡！”

他们周围的空气潮湿、芳香而又温暖；四周一片静寂，树木一动也不动地耸立着，满天红霞穿过林木的枝叶，树顶上霞光万道，金光灿烂。

索尼娅把她那小小的脑袋偎依在伊利科夫的肩上，闭上了小眼睛。他吻着她的眼睛，激情地对她倾诉着自己对未来的无限期望……

“嫁给我吗，索尼娅，要是我能挣四十卢布？”

“嫁……”她低声说。

“亲爱的！我要借一百卢布来办喜事……上帝啊！这一切会多么美好啊！到那时候，在你身边转悠的那些坏蛋就再也不敢说你的坏话了！将来你做了我的妻子，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可！可现在，唉，不行，索尼娅。有时候，他们……比方说那个扬钦科，净说些不堪入耳的话！”

“噢，说坏话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唉！你是没有听见啊！我可真受不了！我爱你，可他们……”

“那你，”她打断他的话，“明天申请加薪吗？”

“不，后天。明天我要把这场独奏演好！你会看见……你会听见的……你的请帖收好了吗？”

“收好了……我一定来听……你要当心哪，千万争口气！”

“你放心好啦！明天我们两个——我和沙尔科夫，都得露一手……”

他的眼中闪着愉快的光芒，两只手激动得发抖。她含情脉脉地笑望着他，这笑容中含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她的一缕黑发从大檐帽下面露了出来，那么美丽地散落在那玫瑰般的脸蛋儿上。伊利科夫欣赏着她的小脸，越来越俯身靠近她……她望着林荫小道的尽头，那里还是空无一人……这时，她把双手搭在他的肩头，低声说：

“咱们亲吻一下走吧！”

她推开了他。

“够了！你尝到的甜头不少了！”

他们站起身来，手挽着手沿着林荫道走去。她比伊利科夫矮一些，因而他走路时，总是把头歪到她的肩上，对着她的耳朵讲话。她听到他那甜蜜的话语，开朗、愉快地大笑着。她的笑声使伊利科夫那苍白的面孔也绽开了笑容。

他们走着，夜幕在他们的身后越落越沉；吹来一阵轻快、潮湿、香气扑鼻的风；林荫道两旁的树木在他们后面神秘地沙沙作响。

《森林的苏醒》是以弦乐器的温情、幻想翩翩、极为柔弱的旋律开始的。仿佛是，天刚破晓，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露出它的笑脸，但森林已经感觉到黎明的气息，正在睡意朦胧、满怀激情地迎接晨光的来临。高音长笛吹响了，象是一只小鸟儿从梦中醒来。巴松管唱起来了，象是凤凰在同黑夜告别。双簧管象回声一样与巴松管呼应着；中音号加入到这合奏的音响中来了，高音长笛越来越响亮。森林在喧嚣——铃鼓、低音提琴、大提琴把那浓厚而微弱的美妙音响撒满了天际云霄。

沙尔科夫脸色苍白，认真地指挥着乐队，留心着听众的反应。听众把舞台四周围得密密层层，专心地谛听着演奏，鸦雀无声。“她”坐在第一排，一只手拿着长柄眼镜，另一只手握把扇子。每当沙尔科夫侧身站在谱架旁的时候就望得见她，而现在，他背对她时，心中也感觉到她的存在。他不时回头望上一眼，在他的眼神中闪现出她那严峻、专注的面孔……她那聚精会神的表情使他感到心惊胆战，因为她懂音乐，她是他的才能的严格的评论家……

伊利科夫也看见了她的索尼娅……她坐在舞台一侧大树下面的小桌旁边，浓密的树影洒落在她和她的女友身上。哈尔拉莫夫也和她们坐在一起，他得意地捻着小胡子，还有一个人，也是军队里的文书。伊利科夫监视他们的行动很方便。他手指在铜号的按键上慌乱地移动着，胸中燃着强烈的妒嫉之火，用一双炽热的眼睛留心察看着索尼娅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她正向哈尔拉莫夫暗送秋波……他对她说说了些什么，她轻声笑了……哈尔拉莫夫站起身来……干什么？给她整了整披肩……又坐到她身边，几乎挡住了伊利科夫的视线。整披肩，只不过是想坐得靠近一些的借口而已。伊利科夫懂得这个，因而他心里很痛苦。可索尼娅却一直在笑。

英国管凄凉地吹奏出轻盈迷人的旋律，加上弱音器的小提琴配合着它。巴松管悲伤地吹了起来，又沉寂了。小提琴的声音越来越明快，越来越动听……太阳升起来了，它那初露的光芒掠过了天空，洒满了森林上下。森林更加欢快地迎接早晨的到来。

花园里黑暗、闷热，亮着煤油灯，光线落在听众身上，照在一条条小路上，暗绿色的树木默然肃立着，什么地方响起了杯盘的碰撞声和呼唤侍者的铃声。

一阵微风吹过苏醒了森林。一棵棵老树对太阳早已无动于衷，它们在哀伤地叹息着，树叶喧闹着，沙沙作响，小鸟儿在快乐地歌唱。森林在向雄伟的太阳问候早安，公园仿佛变得更加热闹了。

伊利科夫从椅子上稍稍欠起身子，伸长脖子，面色苍白，咬着嘴唇，用一双凶狠、气愤的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前面。索尼娅一只臂肘撑在桌子上，哈尔拉莫夫也是……他们的另一只手在哪里？哈尔拉莫夫说了些什么，她摇了摇头……他站了起来……

一只手按在胸口上……向她鞠躬，他要走了吗？他走了！

伊利科夫舒了口气。

“伊利科夫，请准备好！”他听到指挥低声说。他知道，还有将近二十小节才轮到他的独奏。他早已准备就绪。伊利科夫望着他的索尼娅，轻松、开朗地笑了。虽说哈尔拉莫夫的红色制帽还在那里闪动，但已经不在索尼娅的身旁了。

短号洪亮地吹奏着，圆号配合着他们。伊利科夫试了试乐器的按键，微笑着把它举到嘴边……一，二……三！

伊利科夫以发自胸中的、浓重、激情、由于紧张而有些颤抖的音色吹出了独奏开头的曲调。他吹得这样有力而动听，在轻轻演奏半音阶的其他乐器的宽阔声浪衬托下，伊利科夫的次中音号是那么突出、鲜明。

可是，索尼娅？！她到哪儿去？她要到哪儿去？

次中音号在乐段中间突然中断了，但显得很合时宜，很美，这是他由于过分激动而吹不出声音来了。

沙尔科夫赞许地对独奏演员点了点头。

索尼娅正在和哈尔拉莫夫肩并肩地走着，向昨天他们去过的那条林荫道走去……她是那么亲近地紧偎着这个文书，而他是那么猥昵地俯身向着她……莫非关于索尼娅和哈尔拉莫夫的传闻都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她仰着头，盯着他那长着小胡子的面孔……他只要稍稍低下头，就会吻她的……在那边林荫道的暗处……她这个该死的！可恶的丫头！

公园里响起了粗野、狂暴、震耳欲聋的铜号声，它压倒了整个乐队，也压倒了舞台周围的一切嘈杂声和音响。

大铜号象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吼叫，伊利科夫两眼血红，累得气喘吁吁，但他还是鼓足了气，把喇叭口对着索尼娅的身后

猛吹。

乐队停了下来，惊呆了的乐师们望着伊利科夫。只见他站在舞台的边沿上，冲着花园拼命吹……舞台周围一片哄笑声，但是，次中音号的吼声淹没了笑声。沙尔科夫用一双疯狂的眼睛看着自己的独奏演员，他感到，在“她”的眼里，他沙尔科夫是全完了，他两只手抱着头，不敢回头望一眼，他听到“她”在笑，在开心地尖声喊叫。

笑声从花园传到舞台上，乐师们瞧着发疯似地吹号的伙伴，笑得前仰后合。伊利科夫在召唤索尼娅回到他的身边。他在诅咒，在抱怨，在哭泣，而这一切都是用一种刺耳的、响得吓人的、可笑的声音表达出来的。

他仿佛透过一层薄雾看见索尼娅停了下来，站在哈尔拉莫夫身边，她仍旧挽着他的手臂，也在笑……

她在笑！

铜号从他手里落到地上，他也瘫倒在椅子上。周围又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他觉得，屈辱、悲哀、痛苦刺伤了他的心，使他痛不欲生……

“您给我干了些什么呀？！”指挥在他耳边咬牙切齿地低声斥责他。

“独奏……”伊利科夫喘着粗气，小声说，他觉得自己心中的痛苦正在不断地增长，他干了一件丢人的事，或许是别人对他干了什么……

他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心啊，猛烈地跳动着。

“您毁了我，懂吗？您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呀？！”

听众的笑声仿佛越来越响，也许是伊利科夫现在听得比刚才更清楚？！

“我在问您，您这个笨蛋！”

“独奏……”伊利科夫挥舞着一只手，低声回答。

听众还是在不停地哈哈大笑，大家都在笑，望着这个吹号的乐师，他活象最后审判中的天使，那样子简直可笑极了。

孙静云 译

耍手腕*

素描

鞋匠费季卡·斯克罗博托夫垂头丧气，一筹莫展。昨晚房东向他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要不付清房租，就请搬家。为了这件事，费季卡的妻子和母亲从早晨起就一个劲儿地埋怨他，数落他又贪杯又懒惰，还责怪他生就一身坏毛病。后来，她们都骂他该死，就不再吭声了。母亲出去了，妻子坐到窗边缝衣裳。费季卡无精打采地用锥子修补一只旧靴子。他饥肠辘辘，可怎么也不敢开口向妻子要饭吃。他的胃早就隐隐作痛了，嘴里含满了饥饿的口水。最后，他终于下了决心……

“我看见小铺里有腌得多一多好又不太咸的黄瓜！”

可是妻子缄默不语。

“怎么，咱家没有黄瓜吗？”费季卡狡黠地继续说。

“你买了吗？”妻子头也不抬，一面缝着，一面冷冷地反问道。

“不，他没有买。他想买来着，但没有买成，因为他输了三张钞票。可是下回他一定要买黄瓜，一次就买它一千条……”

他心里这么想着，口里却对妻子说：

“前两天我没顾得上……得买麻线，擦线蜡……”

“少费话，野人……”妻子责备他道。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尼日戈罗德报》。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二卷。